

624049

私人档案

五期



C0379084

斗著

私人档案

主体的错位：关于“你”的叙述

——序刁斗小说《私人档案》

陈 晓 明

多年前，在沈阳一个简易的足球场上，我曾见过刁斗一面，那时他把头发剃光，显得桀傲不羁，在足球场上奋力奔跑，是个十分不错的业余边锋。数年过去，未曾谋面，只是不断读着他的小说，十分惊异于他的勤奋。现在据说他的形象又有新的突破——按照马原的描述：“他长发披肩，飘飘洒洒，经常以为自己相貌卓尔不群。他的确是那种女孩们容易为之侧目的倜傥少年。”不难推测，刁斗个性鲜明，自我感觉良好。既与众不同，又能适应环境，这是处世的上策。但读刁斗的小说却很难与他本人的形象和性格联系起来，“文如其人”这种说法，在这里不见得十分适用。当然，热衷于在故事情节中设置一些陷阱和悬念，可以从刁斗的某些习性和趣味中找到依据。但从总体上来说，特别是他如此热衷去表现与环境强制剥离的人物生存状态，偏执堆积生活，却又不断将其摧毁，这种做法充满了对生活的敌视态度，我不知刁斗的这种念头从何而来。这一堆摆在我面前的被命名为《私人档案》的小说，就让我颇费踌躇。

事实上，刁斗的小说经历了一些变化，数年前他的小说主要热衷于设置悬念和男女之间的诱惑。1994年的《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就可见出他叙述故事的功夫。在这类浪漫得有些老生常谈的故事中，刁斗的写作不再去追逐那些爱情故事的人生内涵，那些发人深省的道德意味或悲剧力量。刁斗的叙事热衷于观察一个男人和女人的故事是如何发生，如何向个人无法控制的区域迈进。人物的性格，内心的无意识，使这个诱惑的故事充满动态的可变性，那些转折关节被处理得生机勃勃。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相互吸引和诱惑像是一门伟大的技艺，一种细致的雕刻。这个司空见惯的偷情故事被刁斗叙述得起伏跌宕，他们由陌生而吸引，而相伴同行，共浴爱河，一切终于都如期发生，层层推进，结果当然是事与愿违。这就是刁斗爱玩的恶作剧般的叙述游戏。

现在，这部被称之为《私人档案》的小说，却大异其趣，这部由几个中篇片断连接而成的长篇小说，虽然在故事情节方面显得不十分紧凑，但在把握个人的生活情状方面却有内在的一致性。这些小说在叙述方面的共同特征就是使用第二人称“你”。关于“你”的叙述在当代中国小说叙事中还不多见，传统的小说叙事主要是以第一人称“我”和第三人称“他”。以第二人称“你”来叙述的小说，在叙述上有着明显的特点：第一，集中表现了叙述（和叙述人）的能动性，叙述视点被强调到极端的地步。人物的活动和故事情节的完成依照叙述的能动性来展开。第二，强调了人物的存在状态。这种叙事把人物从社会环境，从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强制性地放置在叙述人的视点之下，人物的一举一动，都在叙述人的注视之下。第三，强调了人物的内心现实。叙述人不关注故事的情节发展，视点聚焦于人物的内心现实，在叙述的步步推进中，人物的内心

现实被毫无保留地层层揭露，人物像是一个被不断剥开的笋之类的物件。第四，强调了叙述人与人物之间的对话关系。叙述人坦诚而又尖锐，被叙述人“你”无法逃脱，面对着全知全能的叙述人，面对着叙述人坦诚而彻底的对话，被叙述人“你”以缄默的方式，用行动和事实来回答叙述人的追问。

然而，刁斗并不是简单地玩弄叙述技巧，在这种强有力的叙述视点作用下，人物的存在并不是被动地被叙述任意驱使，“你”的存在，“你”的行动却是不断地反抗，以各种反常规的方式显示出生存的偶然性。在强制性的叙述与反常规的人物行动之间，刁斗不断地发掘出生存的极端状态和不可思议的多样性。刁斗的人物总是有某种程度的反常，处在非常规的生存境遇，他们怪模怪样又生气勃勃。《起止年月之一·工程》，那个“你”是个山村的“神童”，被城里人收养，乡土文化被现代城市文明无情地吞没，城里夫妇以“爱心”去改造同化乡里人，但这种改造是徒然的。乡土孩子终究背叛了城市的训导。这是对“朽木不可雕”这句古语的反讽性挪用。乡土孩子是一个“神童”，他进入城市文化，但是他拒绝了城市的同化，可他终究还是没有逃脱城市给定的命运。在刁斗的叙述中，乡土少年的反抗并不是有意识的，相反，“你”不过是被不可知的本能力量驱策，盲目而又顽强地走向一系列错位的生活情境。

反常规的生存体验，拒绝被既定的生活模式同化，这是刁斗写作的中心。即使在表现那些最落俗套的男欢女爱，那些作为阅读兴奋点来设置的欲望化场景时，刁斗也促使它们处在错位的境地，使它们显得与众不同，别有趣味。《起止年月之二·新闻》，描写一个记者追寻“重头新闻”的故事，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刁斗的叙事在具体的展开过程中，用大量的日常生活，琐碎而无聊的日常事件去不断干扰、侵蚀那个“重头新闻”。过

分追求欲望化场景，表现男欢女爱是刁斗的特长，在这里，这些欲望化场景从叙事的边缘不断涌现，它们真正成为小说的主体。那个“重头新闻”反倒被边缘化，成为可有可无的陪衬。在某种意义上，它也隐喻式表达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的实质。庞大的意识形态，已经为卑琐的个人欲望，被无法更改的生活现实所瓦解。刁斗乐于去表现那些生活的欲望，有时显得过分的情欲表达，在某些场合中，他以随意而轻松的方式，表现出生命之轻对生存之重的颠倒。刁斗总是一如既往地去书写小人物的生存状况，这些人大多数是从乡村来到城市，属于被边缘化的城市平民知识分子。刁斗揭示出“你”这类个体的存在意识：“你成了人山人海中的一粒砂子或一朵浪花，你与其它的砂子或浪花基本上已没有什么不同……”（《新闻》）。这些虽然是“你”在特定的瞬间产生的自我意识，但刁斗的兴趣在于持续不断关注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的命运，去观察他们混乱不堪而又随遇而安的生活。但刁斗绝对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苦难也毫无兴趣，他真正的兴趣在于发掘困境中的人们依然具有的快乐。因此，毫不奇怪，热衷于表现情欲的刁斗，却又总给他们以意外的白日梦式的情欲表达。那些艰难的，难以承受的生活重负，在一个又一个白日梦式的满足中瓦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刁斗小说所具有的思想指向。他的那些歪斜的，被生活抛入错位情境的“小人物”，正是以他们微不足道的白日梦式的快慰，化解了生活中所有的困苦和重负。

当然，在这部小说中，也有对生活正面的描写。《起止年月之四·取景器》写一个临近退休的知识分子，不想留任，显示出比较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对生活的理解。在升官和过一种自在悠闲的生活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刁斗写作这类人物和故事的动机难于理解，这种人物和这一类人的生活状况，并不是刁斗

所擅长的。刁斗的长处在于表现一种扭曲的生活，变形的性格心理情态。相比之下，《起止年月之五·纪念日》尽管阅读感受未必十分愉悦，但可以见出刁斗在表现这类反常规的生活状况时，他的叙述显得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一个患了老年痴呆症的大师，其晚年的生活状况只徒剩可怜和丑陋。也许《取景器》是对《纪念日》的先知先觉。

这些是刁斗在不同的时间里写下的一些片断，它们冠之以“私人档案”或“起止年月”的书名，倒也恰如其分。从一个“神童”式的乡土少年到患老年痴呆症的艺术大师，这既可以看成是对一个人的生命轨迹，也可以看成是对一群人的生活历程的观照。对于刁斗的写作来说，故事整体并不十分重要。尽管刁斗过去就十分看重悬念之类的故事整体性的设置，他的叙述从未以整体性令人惊叹，倒是那些片断和细节，那些情境和状态的表现令人快乐。现在，刁斗不顾一切地描写“你”的故事，顽强地表达他的叙述视点，虽然刁斗未必有多少热情去追踪“先锋”或“实验”的流风余韵，但他关于“你”的叙述，无疑又在当代中国小说叙事领域，打开一片生动的天地。当然，刁斗的小说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他的写作无疑极富潜力，要理解和阐释他的写作，需要足够的耐心，这些文字不过是一些初步印象，是以为序。

1997年10月26日 于北京

目 录

序	陈晓明 (1)
起止年月之一 工程	(1)
第一章 设计	(3)
第二章 制作	(9)
第三章 竣工	(49)
起止年月之二 新闻	(59)
第一章 五个 “ W ”	(61)
第二章 狗咬人与 人咬狗	(68)
第三章 无冕之王	(100)
起止年月之三 资格认定	(115)
第一章 软件与硬件	(117)
第二章 1—6页由个人填写 7—12页由组织填写	(124)
第三章 正文与备注	(161)
起止年月之四 取景器	(169)

第一章	画面	(171)
第二章	剪裁与结构	(180)
第三章	拍摄点	(215)
起止年月之五	纪念日	(223)
第一章	一番锣鼓一出戏	(225)
第二章	你方唱罢我登场	(232)
第三章	曲终幕落	(269)
起止年月之X	结局或开始	(277)

起止年月之一

工 程

第一章 设计

1. 杂志挺薄，最醒目是封面上那个拄网球拍的少女。少女穿一条白色的网球裙，弯着腰，仰着脸，既俏皮又优美。少女的一双眼睛含情脉脉，不管你移到哪个角度去看她，她的目光都追随着你。在少女的一侧肩膀上，写着“××青年”四个大字刊名，刊名下边是“半月刊”三个小字；在少女的另一侧肩膀上，写着“歌坛新星”几个漏色小字，小字旁边是一个手写体的签名，很花哨。杂志的封底也挺醒目，是一种丰乳膏广告。广告设计颇有新意，照片上那四个乳峰高耸的女人本来是摆出同一种姿势的同一个人，可不知经过了怎样的处理，她们的身体交错着重叠在一起，就好像是四个人的亲密合影。你把杂志从有一张彩色插页的中间部位拉展开来，倒扣在只有半片席子的土炕上，这样，拄网球拍的少女就和做丰乳膏广告的女人连成了一体，平行地处在了同一幅大画面上。你发现，做丰乳膏广告的女人虽然直着身子，可胸脯还是鼓得厉害；拄网球拍的少女尽管哈着身子，胸脯却依然平得如同绷紧了的后脊梁。

2. 看里边，你姐姐说，看46页，你姐姐一边擦头上的汗

水，一边指点你。你看了你姐姐一眼。你姐姐站在你的身旁，她的脸被毛巾遮住了，你看到的，是和杂志封底上那个女人一样饱满的胸脯。你又看了一眼拄网球拍的少女，她和你姐姐年龄相仿。

3. 你从后边往前翻，一翻过封底，就看到48页了。48页上，是四块长宽均等的文字广告，黑黢黢的小字密密麻麻，一点也不讲究（估计收费低廉）。你轻轻地拈开第48页。48页掀过去后，47页和46页同时显露在了你的面前，也就是说，47页和46页是对开页。你能看到，47页和46页上的文字是平行着连成一体，就像刚才你把杂志倒扣在土炕上后，拄网球拍的少女和做丰乳膏广告的女人是连成一体的一样。你的眼睛先落在47页上。47页在“征婚热线”的红字栏题下，是一个个有着花饰装点的小框框，每个框框里都写满了字，年龄身高离婚未婚有房无房钱多钱少什么的。与此同时，你也看到了46页。46页与47页的版式相同，只不过是把“征婚热线”的栏题换成了“爱心热线”，然后在“爱心热线”的红字栏题下，画出了以另一种花饰图案装点的一个个小框框。在那些小框框里，除了文字，还有照片。你看到了吗？你姐姐站在你身后，高声大嗓地问。我——你快速地把你应该看的内容浏览一遍，我看到了，你说。随着你的回答，你的目光停留在第46页靠下边部位的一幅一寸黑白照片上。这是怎么回事，姐？你看得很清楚，那幅照片是你的照片，在照片的下端，还印着你的名字。你的名字是用黑体字印的，而黑体字后头那一段关于你的文字，被印成了明体字：……岁，身高165厘米，性格活泼，身体健康，品行端正，学习优异，获得了这次统考的第三名，市报曾以《“神童”之神》为题发表过介绍他刻苦学习的通讯报道。该生父母

早亡，现与一未成年的姐姐相依为命……

4. 这是怎么回事，姐？你又问了一遍。这时你已经把你那幅模模糊糊的照片和照片下边的简短文字反复看了好几遍。你彻底把头转向你姐姐，牢牢地盯着她的眼睛。你姐姐显得洋洋得意（她一定是为跟你玩了个突然袭击的小把戏而感到洋洋得意的），可你的表情让她意识到了什么，她又变得手足无措了。小弟，你，你生气了？你姐姐也坐到土炕上，拉起你的一只手。我是好意，她解释说，是上回你参加完全省统考，校长找的我，我想这是好事，就同意了。你姐姐的手很粗大，也粗糙，这与她的年龄和性别都不相称。你把你的手从你姐姐手里抽出来，让它再次落在杂志上。现在杂志已经被你重新合拢了，封面朝上，你的手指于不经意间，捂住了那个拄网球拍少女看你的眼睛。你姐姐在继续讲述事情的经过。校长说，这次统考，前五名里没有一个城市学生，让省里领导非常生气，说城市孩子学习条件那么好，却不争气，就特批了你们十个统考成绩好的农村学生可以不参加初中考试直接进入省实验中学。可是你们十个人里，只有一个人在省城有亲戚，还有一个家里花得起钱租房住，可以雇人照顾，而其他八个人，就必须得依靠社会帮助了。××青年杂志社为了配合省里领导的指示精神，愿意为你们这八个人找到学习赞助人搭桥牵线，就搞了这个献爱心活动，校长和我一商量，我就，就同意了……你姐姐把你搂进怀里，她的身体热腾腾的。你从你姐姐怀里挣脱出来，栽歪在炕上脸色铁青。我不想念书了，你说，姐，我不想进城，我不想和你分开，我怕离开你和校长就没人对我好了……你姐姐也栽歪到炕上，搂着你流泪。你得念书，小弟，你聪明伶俐，你应该有出息，你不能一辈子窝在乡下……

5. 窗外有人哼着小调走了过去：我一呀摸哟摸哪摸，摸进你的头发里……

6. 这天晚上，你和你姐姐是在校长家吃的饭。

7. 你要去城里念书了吗？还不一定呢。你们怎么知道的？村里人都知道了，说你的像片都印书上去了，你真不简单，校长的像片都没上过书。我不知道他们把我的像片印书上，我也不知道他们让我去城里上学，我都做好到镇里读中学的准备了。可是校长和我姐也是好意，我不能怪他们。那现在你心里边也真不想走吗？我说不好。城里条件肯定好，可城里没有你们了，我就不能玩了，我只能学习。咱们大家都商量好了，你要是一走，以后我们都不上学了。为什么？怎么能不上学呢？这不明摆着，以后咱们该去镇里上中学了，可你一走，咱们里边就没有学习好的了，就得光挨批评了，不如在家干活，没人管咱。可你们不上学，校长是要伤心的。咱们可不能让校长伤心呀。我们已经念到小学毕业了，我们不归校长管了，校长不会伤心的。那也不行，校长他……你进城了，还能回来看我们吗？能。要是城里孩子欺负你，你回来找我们，我们肯定比他们打架厉害。行。老那谁家的二丫头还要给你当媳妇呢，你还能要她吗？——扯蛋……

8. 你未来的爸妈是和××青年的女编辑忽然出现在你家的。当时你正光着屁股躺在炕上。你的裤子被姐姐洗了，姐姐到妇女生产组绣花去了，你盖着一床破被子，看一本从校长家借来的书：《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你听到校

长在外边喊你，你刚回了一句有什么事儿你进来说吧，我没穿裤子几个字还没出口，校长就带着三位不速之客走了进来。你的脸一下子红到了前胸口，你扔下手里的书，抱着身子缩成一团。校长显然是立刻就明白了你为什么如此窘迫，也跟着你不好意思起来。他透过窗子上的塑料布看了一眼你晾在外边的裤子，对客人说，这孩子的裤子洗了，等我回家给他拿一条我儿子的裤子来，让他穿上。你未来的爸妈对视一眼，脸上并没表现出不快，一个说不用了，一个说真可怜。××青年的女编辑把你扔在炕上的书拿了起来，翻着说，这孩子怎么看这种书？然后问你，是你自己买的吗？你（以为她是批评你）嗫嚅着说，课本我都，看过了。你在对××青年的女编辑说话时，眼睛始终瞄着校长。校长接过话茬说，他家哪买得起书，是我的书。前些天我在县里买的，我是老三届。××青年的女编辑说，是嘛，嗨，我也是老三届的。然后又转向你，你喜欢看写知青的书？校长说，这孩子就是爱读书，对什么书都有兴趣。他学的好，除了聪明，我想惟一的原因就是他比同龄孩子看得书多并且能看进去，平常隔些日子他就要专门到镇上的废旧物收购站去看人家收上来的旧书旧报。××青年的女编辑叹了口气，揉着眼睛背过身子，去打量你家这间家徒四壁的房子。你未来的爸说，这孩子看上去比照片上还机灵，难怪学习那么好。你未来的妈说，这孩子长得可真秀气，像个小姑娘似的。你说，校长，你替我把晾在外边的湿裤子拿进来吧。

9．三个客人在校长的陪同下，又先后去了村长家和书记家。这期间，你姐姐被校长派出去的孩子从妇女生产组找了回来，你也穿上了校长儿子的衣服裤子。校长儿子的衣服裤子穿在你身上，又肥又大，晃晃荡荡，但没有补丁。后来所有的人又都回

到了你家，你未来的爸妈一会让你站起来，一会儿又让你坐下，东问西问地和你说话。校长说，他要请三位客人到家吃饭，希望村长书记能去陪客。他们三个也都当过知青，校长对村长书记说，我一见到他们就觉得亲。村长书记连连摆手。书记说，省里来人了，组织上再穷也不能让你自己请客。村长说，饭店吃去饭店吃去，村里报销村里报销。村里的人就推着省里的人往门外走。你（看你姐姐也要和别人一起去饭店吃饭）悄悄问你姐姐，午饭我就不给你带份了吗？××青年的女编辑听见了你的话，拉着你的手说，小家伙，你不用做午饭了，你也得去饭店吃，今天你还是主角呢。

10．在书记媳妇开的饭店里，酒菜上得都很丰盛。你不说话，（虽然很馋）也不怎么吃，只是看你姐姐嘴巴甜甜地和你未来的爸妈说话，校长和××青年的女编辑说话，村长书记对大伙说话：怎么喝，打通桌还是全过电？

11．一周之后，校长把你未来的爸妈准备来接你进省城的消息传遍了全村，村长和书记让你免费在村长媳妇开的小百货店里选了全套的新衣服，包括裤衩背心衬衣衬裤外衣外裤和白球鞋黑丝袜。

12．火车开得轰轰烈隆。火车的后边是家乡，但火车往前开。

第二章 制 作

1. 你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低垂的眼睛只敢看到对面那两双伸在软布拖鞋里的脚和脚下紫色地毯上的绿格图案。你的脚也搁在一双软布拖鞋里，你的脚下是地毯上绿格图案的另一端。你的身后是南阳台，阳台的铝合金拉窗半开着，晚风吹来，挂在阳台上的风铃叮咚作响，声脆音美。你在风铃声止的时候略微抬头，一下下地干咽唾沫。终于，风铃再度歌唱起来，你顺着风铃的起伏节律，非常别扭地发出了你自己的声音——

2. 爸。妈。

3. 你爸是个文质彬彬的高个子，看上去挺随和，他对你说话开门见山。是这样的孩子，我和你妈不仅仅是为了领个孩子回来玩——要是那样，我们可以抱个婴儿从小养起。那样他肯定会和我们更亲，甚至他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他是我们的养子。但我们不是那样的人。我们都有我们的事业，我们都是要强上进的人，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觉得你是一个可造之材。我们宁可你与我们暂时有隔阂，也愿意收养一个有培养价值的孩子。